



跨度新美文书系
Kuadu Prose Series



the sound from the
landscape

山水清音

张丽君

◎著



- ◎我的父亲母亲
- ◎秋色◎那一方山水
- ◎悠悠寸草心
- ◎古道长行苦与乐
- ◎青春的美丽
- ◎愿天使永驻人间
- ◎期待一场雪◎大美山河
- ◎月影朦胧话永恒
- ◎苦难中绽放的玫瑰
- ◎雪与春天的约会

中国文史出版社



跨度新美文书系
Kuadu Prose Series



the sound from the
landscape

山水清音

张丽君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水清音 / 张丽君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 10

(跨度新美文书系)

ISBN 978 - 7 - 5034 - 9566 - 3

I. ①山… II. ①张…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30209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5 字数: 193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叹息的芳香（代序）

清晨，秋雨霏霏。本想先去外边走一走，醒一醒梦中混沌的心神，理一理近日颇感凌乱的思绪。尚未走出单元门，便看到宿雨甫干的地面又盖上一层尚未连成片的雨点，门前经过的人们撑着雨伞，心中未免有点悻悻然。但看雨点稀疏，又心生侥幸，终究不敢远去便走向楼后的假山。

伴着风的清凉，秋老虎霎时没了踪影，身心为之一爽。雨点稀疏地落着，落在头上、脸上、身上，凉凉的。山上的树木很是葱郁，石色花砖铺成的甬路干干净净，在方圆百米的小山上蜿蜒成些许幽趣。在细雨朦胧的初秋，一个周末的清晨，悄静得让人心生安稳，气定神闲。若是往日，我会在这里随意做上一套自创健身操，打开手机里的声音文件，听听各种类型的大师启智安魂的声音。但是，今天不能。

“即使生活是一声叹息，也要让它有着芳香味儿。”这句话牢牢地盘踞着我的脑海。几十年来，不止一次想起，每一次，都能让我含泪微笑。近些天来，又想起了这句话，一边玩味，一边流泪，然后长叹一声，还是对着自己笑起来。

昨天上午，正在电脑前工作，微信窗口闪动起来，点开一看，是一位大学同学发来的，告诉我一个同学去世的消息。我先是震惊，继而唏

嘘，眼泪止不住地滚落。这位去世的同学，是我大学最后两年的舍友，就在我的上铺。大学毕业各奔东西，三十余年无甚联系，仅在毕业二十年的聚会中见过一面，毕业三十年聚会我俩均未参加，今天偶闻消息，却是天人永隔。虽然当年的中文系两个大班分分合合拆来拆去，小组、宿舍调来调去，前楼后楼搬进搬出，使得我们最终没有四年一贯的同宿学友，没有四年始终一起活动的至近同学，但是我们毕竟同宿两年，毕业实习曾一起度过一月终生难忘的日子。我们的记忆停留在三十余年之前，风华正茂的音容笑貌如昨日一般。如今，刚知天命，还没来得及回望一下自己人生的旅途，更来不及享受奋斗三十余年的劳动成果……喉头梗塞，泪如泉涌，物伤其类，人感尤甚吧。

大学毕业将要离校的最后一个夜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各系之间、年级之间、宿舍之间、老乡之间、男女同学之间的告别最终结束，我们回到自己的宿舍，大家却都没有睡意。一个同学提议，大家每人说一句话吧，作为我们以后人生的共勉。叽叽喳喳的宿舍静了下来，空气有些沉重。我们顶着“天之骄子”的桂冠于20世纪80年代初走进大学校门，唱着“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代”的廿年之约走进社会大课堂，胆气雄心何其豪壮！尽管毕业晚会上，曾经萦绕着“今宵，我的歌声，永远把你陪伴；明朝，你的思念，也会把我挂牵”的伤感，但是，生长于峥嵘岁月的60后，整体是坚强独立昂扬向上的。也许是年轻幼稚，也许是时代的熏染，当年的我们共性多于个性，总是裹挟在社会的洪流中听从一致的安排。于是，我们立志高远勤奋不辍也好，把考上大学作为人生顶点信奉“六十分万岁”也罢，大家每天高高兴兴，享受着自己预定的目标带来的不同的生活之乐。宿舍里，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总是热热闹闹嘻嘻哈哈，弥漫的空气都是欢乐而浪漫的。可是那个晚上，大家沉默了很久……

当然，沉默之后，每人一句的留言仍然不乏慷慨激昂豪情万丈的，但是，面对长远的未来，面对深广的未知，我们尽管年轻，尽管浪漫，热切期待之外，仍然不免感到迷惘和茫然，还带有一点点恐惧。记忆尤深的是两句话，一是“无论我们面临的生活多么艰难，我们都要爱惜自己，千万不要以结束生命来解决问题”，一是“即使人生是一声叹息，也要让这叹息充满芳香味儿”。当然，后一句是我说的，来自我的一枚书签，原作者为谁却知道了。这两句话，简而言之，只有八个字：“珍爱生命”“笑对人生”。多年来，我没有把这两句话写成座右铭，但它们真的深入在我的潜意识里，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都不会忘记。

一阵凉风吹来，密集的雨点连成了线，斜斜地飘成了晶莹的珠帘。珠子打在身上却不再令人惬意，周身袭来的寒气让我打了个冷战。幽径上的冥想只能结束，快速回家走进书房，关上门隔出一段独处时光。

记忆的闸门一经打开，无数尘封的往事便潮水般涌来，再也抵挡不住。干脆信马由缰，任思绪恣意驰骋去吧，不然郁结于胸的烦闷与伤感真的会伤及我的身心。既无林黛玉的高贵清闲，又无谢道韞的千古诗才，偏偏生就一副多愁善感的柔肠，一个小小的由头便扯出千丝万缕的牵连，心不得静，神不得闲。还常做无谓的杞人之忧，过后虽能付之一笑，但当时的忧虑不安是认认真真毫无做作的。

曾经追问过自己为什么这样一副秉性，自忖不像父亲也不像母亲。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一个人冥想。有限的认知，不能让我想到深广的宇宙，我只能以眼前的一切作为想象的参照。我还常想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从来未敢问过别人，因为那个问题，当时不会有人给我一个明确的解答，还有可能认为我是个小疯子。现在想来，那个问题应该归结于哲学范畴——我眼前的世界来源于何处，我眼前的人们来源于何处，是我想出来的还是他们原本就存在？这个问题是我坐在家门前的一

块鼓形石头上常常想的。每当我伤心难过或者感到疑惑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个问题。

我真真地记得有一天又想到了这个问题的情景。大概是我六七岁那年冬天，母亲要带我去三十里外的姥姥家看姥姥，让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小时候的冬天非常冷，尽管穿着很厚的棉衣和棉鞋，但坐在自行车上还是抵不住寒风的侵袭。我很不想去，又没办法，我是家里最大的孩子，母亲总爱带我去别处，教我说些我自己并不怎么想说的话。于是我便消极抵抗，在刚出发的一段时间里，我一次次地上厕所，想惹母亲着急然后自己走。可是，无论我怎样捣蛋，母亲终究没有放过我，一边数落一边气哼哼地下车等我磨磨蹭蹭地上厕所。如是几次，离家越来越远，我不敢继续捣乱，害怕母亲气急了把我丢在半路，只得乖乖地坐上车，用力双脚互相磕着获取一点热量，然后就是坐在那里胡思乱想。我没有怀疑过我的父母是亲生，只是想眼前的一切是不是真实的，这一切是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是我怕自己孤单，想出来的爸爸妈妈等亲人和小伙伴吧？如果我不想他们了，他们是不是就会消失不见呢？尽管在我受委屈的时候一再怀疑眼前这一切的真实性，但这真实性从来没有因为我的不乐见而消失。奇怪的是，我的这种疑问和猜想一直伴着我的童年。也许，小小的我是在寻求一种自我保护或是自我解脱吧？抑或这也是一种精神胜利？看来我生来就有阿Q的自我安慰“神功”啊。

因为母亲的严厉，我真的没有任性撒娇的记忆。还记得当年在石家庄市郊的一所新建高中实习，生活条件真的很差。我在给母亲的信中诉了诉苦，母亲一通教导让我无力反驳，更不敢再言苦。当然，那个时候我再也不会因为自己的不喜欢，妄想把这一切想得不存在了。

学生时代的生活终归是单纯的。走进社会，成为教师；走进婚姻，成为人妇，又成为母亲——每一个角色，都会把你领进一座围城，走进

去，便开始一生的修炼。眨眼之间，三十多年过去了，女大学生宿舍风华正茂的姑娘们，都已年过半百，愿不愿意，承不承认，都是如此。青春写在孩子们的脸上，写在更年轻的学生的脸上。我们脸上的皱纹，两鬓的霜华，印着沧桑，挂着满足，也透着骄傲——回首半生，人生没有虚度，每一个角色都做到了自己的最好。风雨人生路，我们珍惜着自己，笑对着一切；叹息中的芳香，使单调琐碎的生活尚存一缕诗意的美好。

一直以来，我的心态是乐观的，我笔下的文字也充满了阳光的色彩和味道。并不是我生活在阳光房中花团锦簇，没有感受过黑云压城的恐怖、暴雨抽身的凄冷或风雪扑面的凛厉，而是因为天生多愁又爱伤心不大愿意回味所有不堪的过往。郁闷异常的时候，有好友同学可以倾诉，但我知道，更多的还是沉进了心底，慢慢地尘封在记忆深处。理想的丰满与现实的骨感，几乎是无人能够逃避的现实，除了直面与正视，别无他法。惨淡也好，辉煌也罢，汗与泪、笑与歌，其中的苦与乐，经历过就够了。每一个人生，都是一本无字的书，主人公和作者都是经历者本人。就我自己而言，写出来的文字相对于几十年的人生以及对生活的感悟而言又何及九牛之一毛？单就这一点点文字而言，充满美好积极向上，是我真实的追求和感受。若能称作鸡汤的话，尽管味道寡淡一些，因为没有刻意添加的香料，也是纯粹绿色而无公害的。自动选择那些让自己温暖让别人畅快的东西记录或抒发出来，于人于己无害，于社会也算得上有益。

秋雨连绵，像是与我剪不断的思绪呼应似的。我喜欢秋天，一场秋雨一场寒，相伴而来的是天高云淡月白风清，还有蔬果飘香菊黄叶红。接下来的萧瑟自然必不可少，但“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给人以更美好的期待。珍视生命，笑对人生，还将是我后半生继

续奉守的信条。

古人说，生年不满百，何不秉烛游？如今，人生匆匆，倏忽过半，追求和责任的重担终于有了可以推卸一下的理由，深切地感到“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了。我笔下的文字，更应该是轻灵而自由的吧？

2017年8月28日

目 录

叹息的芳香（代序）	1
-----------------	---

故土之恋

那一方山水	3
我的父亲母亲	11
悠悠寸草心	30

山水清音

巴山蜀水蕴诗情	35
秋色	38
千年古韵淌不尽，源头活水映天光	41
西行散记	59
醉美长江行	77
大美山河	98

生活物语

我家有鱼	131
------------	-----

笑雨 135

梦幻紫海香草庄园 137

暑期思与行 140

古道长行苦与乐 145

期待一场雪 157

雪与春天的约会 159

无题 161

师者仁心

上帝的礼物 167

祝福你，麦麦提敏 171

文学使人成长 174

月影朦胧话永恒 177

青春的美丽 182

愿天使永驻人间 185

让教育的诗性永不泯灭 188

诗意栖居

芝兰玉树香满潞园 195

潞园之缘 205

逝水之梦——运河文学的魅力 208

《漕运码头》人物诗鉴赏 214

苦难中绽放的玫瑰 221

故土之恋

那一方山水

那一方山水，常浮于眼前，萦于枕畔，睡梦间松风阵阵，泉水潺潺。我的故乡，京东二百里外的小镇——石门，就坐落在青山绿水间。

从遵化正向西行五十多里，忽见山崖壁立，峰高势险，似乎无路可通。直到近前才能看见，公路在两山间穿行。一条小河沿北山脚东侧向南而来，穿过公路的大石桥在南山脚汇成一汪碧潭，又沿路逶迤而去。这路与河，形成了天工造化的山口；两侧的山崖，又像大山开了一道石头门，小镇的名字便由此而来。路与河相伴前行，拐了一个辘轳状的山弯，两山渐行渐远，小河也慢慢隐没了踪迹。路的两旁，只有排排农舍与院落了。清早或傍晚时分，炊烟袅袅，与山岚雾霭相接，真如仙境一般。遥想彼时情境，再看今之面貌，不禁浮想联翩，心潮澎湃。我那魂牵梦萦的故乡，应该是儿时记忆之中的吧——

西去京城山有口，豁然见朗开洞天。

南北青山分路去，白水绿树村边环。

屋舍俨然桃李绕，鸡犬相闻似桃源。

武陵人引太守至，仙境俗化人世间。

小镇为京遵公路的必经之地，砂石铺成的公路穿街而行，直到镇的西边，有一公共汽车站，东去遵化、唐山，西去蓟县、北京，都可以从此站上车。镇的西部为繁华之地，旧时称为城里。在由东进镇大约二里远的地方，曾经有古城墙的遗址，我还记得那夯筑的土墙的残垛和坍塌的石头 的壁垒。我的家却在城墙之外的东关，而那里，真正是我儿时的乐园。我更熟悉的，也是从我家到山口那一带的风景。准确点说，那时尚不知什么风景，只是那山那水。

如果说西行进镇先看到的是石门的话，东行进镇首先看到的便是当时的市井繁华了。慢慢前行，街市变得单薄，两山渐渐夹在一起，终于在快出镇的时候，只见东方翠峰如屏，左侧也是山峦相接，果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了。小时候，我真遇上不少走到这里徘徊不前，非找个当地人问清楚是否有路相通才走的人呢！因为这段路的轱辘弯，从东西转为南北向几乎是直角，先映入行者眼帘的便是那道横向而截的山了。那时候，我很喜欢被问到前边是否有路时的感觉，觉得路人那满脸的疑惑和迷茫简直可笑，我也乐得当一回师傅给人指路。

我印象里，石门东关大概有一里远的样子，那一段是南北都有山的。我家在北山脚下，一幢四破五的青砖中式小瓦房。后院是山脚平台，平台上有几棵大槐树、几棵花椒树，还有一棵白色丁香树，另有一些荆树、野酸枣之类的灌木。从暮春到秋天，丁香、槐花、荆条花、酸枣花、花椒果，不同的香气弥散在院子里，使得山谷里微凉的清风带着不同的味道。房子两进的前院更是热闹。有母亲在内院植的花草，有父亲在外院栽的果树和种的蔬菜。

我家大门外台阶下便是那条通向北京的砂石公路，虽然每天过往的汽车并不多，但是在交通不够发达的时代，我们也算见得世面。在三十里外的村庄里居住的我大姨家的兄弟姐妹，每当来我家时，总要被外边的汽车喇叭惊动，争着跑到大门外看汽车。

越过五六米宽的公路，对面便是路南人家，人家的南面就是南山。东关路南人家比较少，因为是山阴的缘故吧，还有那条小河，也傍着南山脚西行，占了一定的空间。从房子的朝向来说，路南人家的前院台阶下，便是那条小河，我们管它叫后河；房子的后边，就是马路了。小时候，我们左邻右舍加上对门的小伙伴们，在后河的石台上，对岸南山的山岩上，练就了跳上跳下的本领。特别是河岸的山崖，根本没有路，就是倾斜的大石板，但我们无论男女，都敢踩着石缝爬上去，再从犬牙交错的大石块和荆棘丛中踩出路来，上到山上的松树林中找蘑菇。所以我至今不怕走山路，只要体力能支撑，我就不怕陡。

南山是从石门山口处南侧的山延伸而来的。那山先向正南而去一里路左右，就是挡了行人眼的屏风一样的东山。东山在轱辘弯处分别向东南和正西延伸。向正西延伸不过二里远的距离，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南山，向东南而去的山脉则成连绵逶迤的态势，一路挺进到遵化东南部，大概与上峪、下峪、沙石峪一带的山脉连成了一体。这段绵延而去的山脉，在山下是看不到的，就是上山我们也不会走到那边去，害怕越走越远迷了路。而南山和东山，总体海拔不高，且山势坡度较缓，上边又有很多松树。清明过后，各种山野菜长出来，我们便去采最鲜嫩的野菜。但那时候，这纯绿色无污染的蔬菜，却全是用来和着粮食煮熟喂猪和鸡鸭的。在山上，黄白色的野菊花和各色石竹到处都是，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石竹花还有一个温馨而洋气的名字——康乃馨，她的花语丰富而美好。还有摘下来花朵根部有甜汁的酒花；长相有点像郁金香，有着高贵的紫罗兰颜色和天鹅绒般花瓣的奇奇花，其实不知其学名是什么，只是小时候是这样发音的……那是一个野生植物的大观园，还有更有用的中药材——知母和远志。当然，还有夏日雨后的松蘑，夏秋之交的肉蘑。所以，我们几乎丈量过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我家房后的山叫北山，相对南山而言高峻而陡峭。小时候我们常常

唱着一支歌谣：“南山没有北山高，北山有棵老花椒。老花椒，不打籽儿……”最后一句却忘记了。也许是山也有生命的趋光本能吧？北山为了摆脱南山的阴影，拼命地向上长，为山上的草木争得阳光下生存的机会。记得我刚刚上学的时候，每当走出家门，我都要回望一下，看看为我送行的奶奶，挥一挥手。就是这一回望，让我看到了我家后山也就是北山的山顶。太阳刚刚在北山顶上洒下一抹金黄，那一抹金黄笼罩着北山之巅，像极了云雾中隐现着的峨眉山的山顶，秀美非常。那金色是那样地耀眼，蓝天也分外地明朗，这辉煌的一幕至今在我的记忆中清晰地闪亮。

北山的制高点似乎就在我家房子的正上方，但因为北山很高，我一直没从正面爬上去过，只在半山腰坡度较缓的地方仰望那高高的山顶。山顶往下一点，便有一条山沟，我们叫它北山沟。这里的春天曾有极佳的景观，但那时候不懂得也许是顾不得欣赏，抑或觉得司空见惯不值得一赏。今天在回忆中，却觉得它是那样珍贵。那时，每到春天，大片的野杏花在暖阳中盛放，山下的马路上，远远地都能看到那团团簇簇的粉白色花朵拼成的祥云状的图案。但那时候，除了一些大孩子在杏子刚刚指甲大小就光顾糟蹋之外，那些花儿，是没有人会在意的。然后就是初秋时节，野酸枣开始红了，到处疯跑的大孩子们便去摘酸枣。

北山的背面，我倒是去过很多次。那时候，刚刚上小学的我们因为反潮流和交白卷，基本不上课，走五七道路学工学农才是我们的根本任务。所以，小小的我们，在北山背面的缓坡上，几人一小组开垦实验田，两人一桶从山脚抬水到山坡上浇地。粮食是否有收成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后来还是勤工俭学捡蘑菇。东山、南山、北山后坡的松林里，都是我们的身影。尽管天天捡蘑菇，蘑菇已经几乎没有了，但在广阔天地里的驰骋，在山岩小路的攀登，却使我们乐此不疲。我曾在背面上过北山的高处，坐在那里休息的时候，就会看到对面不远处那著名的